



早期无产阶级作家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圣徒》《活珠子》、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季羨林评价其师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作为中共党员,胡也频在上海龙华就义时只有28岁。他短暂的生命有一小段属于济南,虽然只有70天,但却是轰轰烈烈的70天。



胡也频与丁玲



山东省立高级中学

为还债与董每戡结伴赴山东

1930年2月22日,胡也频与同是作家的董每戡乘坐轮船离开上海,先到了青岛。董每戡在散文《雪》中,追忆了同胡也频一起赴济南的情形:“我和易寒及已故的频三个人自青岛搭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去,竟一路上靠着车窗眺望着消逝过去的雪景。接着易寒到曲阜去了,我和频留在济南做教书匠,过了一个多月,依然还看不见在江南那时已绿得很可怜了的柳丝。”

当时,胡也频到济南教书,乃是迫不得已。1928年,同是作家的胡也频、丁玲夫妇与沈从文在上海成立红黑出版处,出版《红黑》《人间》月刊和小说单行本,由于经营不善,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当时,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张默生正放眼京沪,搜求贤才,他向上海中国公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探询有没有合适的人愿意去济南教书,陆、冯遂介绍急于筹款还债的胡也频前去。董每戡与丁玲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因了这层关系,便与胡也频成了未来的同事,结伴北上。

宣传“普罗文学”被说成“敲破锣”

胡也频踏入校园的时候,冰雪尚未消融,迎春花却已绽放。他在教务主任田定庵的陪伴下走进教室,“胡老师穿一身陈旧西服,身材不高,却健壮结实。他的行动灵活有力,神态和蔼可亲,他走进教室,上讲台,都是跳跃式的。他虽是福建省人,北方话却说得十分清晰易懂。他讲课有条不紊,声音宏亮,带有鼓动性。他讲的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感到很新鲜。他知识渊博,观点新颖,第一堂课就给同学们一个极好的印象。”(冯毅之《胡也频老师在济南》)

当时还是三年级学生的季羨林在文章中这样写到胡也频:“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当时的学生都像着了迷,张口“普罗”,闭口“普罗”。

胡也频行前曾与丁玲有过约定,两人都要做好各自的事情,半年后方可见面,但丁玲难以忍受相思之苦,一个多月后便千里寻夫来到了济南。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有多么忙碌,说:“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胡也频,

利用其文科主任身份,短短时间便在校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无产阶级文艺的热潮。胡也频还发起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全校有四五百人参加,连校长张默生和训育主任朱无畏也出席了研究会的活动。普罗文学的热潮席卷省立高中,并且波及济南的各个学校,这自然引起一些人的惊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在一个会议上声称:“自从济南来了几个敲破锣(指普罗文学)的,到处听到破锣声,都快把济南敲红了。我们向他们提出警告,若再这样下去,非把破锣敲得粉碎不可。”当学生们把情况告诉胡也频的时候,他并没有奇怪和惊慌,镇静地说:“革命的规律就是如此,哪里有革命,哪里就会有反革命。真理是打不倒的。”

“国耻日”演讲遭通缉逃离济南

5月学校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以示勿忘袁世凯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之耻。胡也频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纪念‘五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得革命,要革命,就要拿起普罗文学这个武器。普罗文学是长枪大刀,是飞机大炮;而不是象牙之塔里的装饰品,也不是太太小姐的娱乐品。”共产党员楚图南即席作《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任务》的演讲。冯仙舟当天也在国民省党部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惹得省党部的人大动肝火。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命捕共队第二天逮捕胡也频、楚图南和冯仙舟等人,此事被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所知,他马上密告校长张默生,张立即通知了胡也频。丁玲回忆说:“我记得那是5月4日(应为7日),全学校都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同时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讨论了在济南还是到上海找党的问题,胡也频提议到上海去找党,但丁玲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何思源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特为送了路费(二百元)来,要他们事先逃走。”(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

胡也频不想走,后来国文教员董秋芳来了。董秋芳与董每戡都因从事革命活动在“四一二”政变后遭到过通缉,知晓事情的严重性,力劝胡也频离开。胡也频与冯仙舟连夜去了胶济车站,登上去青岛的列车。在车上,胡也频敞开车窗吹风,望着窗外的苍茫茫夜色感叹说:“时间过得真快。我来时还是寒冷飞雪的冬天,因为我从上海起身,穿的衣服少,几乎把我冻僵。转瞬间,现在又快到夏天了,车厢里这样热。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突然变化,教员当不得没关系,我们的工作刚有点成绩,就被迫离开学校和同学,真可惜。”

从汉代以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有莘国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这个古国和夏朝的缔造者大禹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是拱卫夏朝政权的核心力量,然而几百年后,国中一个叫伊尹的青年却成了夏王朝的掘墓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莘国与夏商两代的中央政权都有极其特殊的关系,然而此后的三千年里,它却神秘地隐遁于史籍之中,留下一地谜团。就连有莘国的地理位置,汉代以来也是争论不休,不下四五种说法。其中,支持最多的有两种版本:一是山东曹县,一是陕西合阳。

一个古国,被不同的地方争来争去,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都有合理理由,这在先秦古国中还真不多见。结合考古发现和自然条件来看,有莘国神龙见首不见尾,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至少东西两个有莘国,而且有莘国曾经发生集体迁徙。山东曹县境内的这处有莘国,存在于夏代和商代初年,见证了古国早期的辉煌。

有莘国是个出名人和能人的地方,它的辉煌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女喜又称女嬉,是有莘国的一位公主,她嫁给了有崇部落的首领鲧,生下了一个叫禹的男孩。《史记》提到的上古女性不足二十名,而女喜却多次提到,这既因为她是禹的母亲,又得益于“裂背生禹”的传说。

圣贤出生往往不同凡响,大禹自然不能例外,古籍记载,即将临盆的女喜看到了流星划过天空,“吞神珠背剖而生禹于石”。今天看来,“背剖”显然不科学,当为“腹剖”。

长大后的禹经过十三年治理,终于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常言道“母凭子贵”,这位英雄母亲也作为榜样,被写入了历代女学的教科书。

有莘氏在史书中第二次出场是夏朝末年了,当时东方的商族崛起,夏桀的统治岌岌可危。

传说,伊尹生于伊水岸边、空桑之中,被有莘国君的厨师收养,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了烹饪小能手。可聪明的伊尹不甘于在厨房里研究美食,他从烹饪技巧中领悟出了治国之道。

虽然有莘和夏同族,但伊尹却看透了夏桀的昏庸腐败,预测到夏必为商所取代。趁着有莘公主嫁给商汤的机会,伊尹主动报名,成为陪嫁的厨师被带到商汤面前。

伊尹以烹调为例,向汤说治国之道,建议他以尧舜的方法治理国家,得到了汤的认可,并拜为右相,授以国政。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建商,被商汤尊为“元圣”。太甲继位为王,暴虐成性,伊尹把他囚在商汤陵前的桐官,让他反省悔过。伊尹自己代理国政,接见诸侯,并常到桐官教育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返善修德,伊尹率领众大臣去桐官迎太甲回亳都官殿,重新授给他国政,并作了《太甲训》三篇,褒誉太甲知过迁善。太甲在位三十三年,死后被谥为太宗。太甲的儿子沃丁继位为王,伊尹退出政界,不久病逝,沃丁以天子礼葬伊尹于亳东。

伊尹一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建立了卓越功勋,为商王朝延续六百年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千古贤相第一人”之称。伊尹还有高超的烹调技术,同时发明了中药汤液疗法,被后世尊为烹饪和中药鼻祖。

今山东曹县有处伊尹墓,这也是天下众多的伊尹墓之一,可见伊尹确实受人尊敬。明代,曹县知县范希正在伊尹墓前重修伊尹祠,祠为三进院落,历代立碑碣数十通,“文革”期间被破坏,后民众募资重修。以伊尹生日为期,这里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一会举行庙会,庙会上唱戏娱乐,苏鲁豫皖近万人蜂拥至此祈求平安。

菏泽曹县一带地处延续三千年仰韶文化的东边缘,又位于延续二千年大汶口文化的西边缘,包括有莘国在内的众多先民在此长期繁衍生息,发展出灿烂的文化。据调查考证,整个菏泽境内,现存有三百余处上古先民的生活遗址。

莘家集遗址被认为是昔日有莘国的历史遗迹。这处遗址位于曹县县城西北十八华里,当地旧县志载:“夏本有莘国,伊尹耕此,与陈留莘城为兄弟之国。”

1976年和1979年春,当时的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磨制骨器、轮制陶器和石铲、石镰,另外,还有大量的鱼刺、螺壳和少量的兽骨等。

莘家集遗址包含大汶口、龙山、商代、周代四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以龙山文化层为最厚,出土遗物亦最为丰富。从发掘情况来看,该遗址上层是先商文化堆积,约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层发现了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堆积物。由此可以推断,这处遗址在商代早期仍然是一处繁华的地方,或许,伊尹的青少年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至于后来为什么有莘国人会举族搬家,如今已经很难弄清,但自然条件恶化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上古时期,这片区域相对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确实适合人类生活,但是这里的“硬伤”也很严重:河流众多,极易发生洪涝灾害。到了金、元、明三代,洪水把菏泽一带的四泽八水全部淤塞填埋地下,在地表已无任何痕迹可寻。高原黄土随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掩埋着这片区域的上古文化,使两汉遗迹埋在地表以下八到十米处。

不难想象,在先秦时期,人们生活在这里,多么容易遭受到洪水的侵害。再加上战乱、政权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有莘国人不得不舍弃家园,逐渐西迁。

【山东古国系列之四十一】

有莘国：大禹母亲家乡，贤相伊尹故里

□张九龙